

## 〈從圖像到意涵的感受劇場——《與西西玩遊戲》〉

《火苗文學工作室》

19.08.2018

撰文: Siu Sin Yi

早前參與了浪人劇場的演出《與西西玩遊戲》，用「參與」是因為演出把觀眾分為參與觀眾與普通觀眾，約 20 位參與觀眾獲邀走到演出區域，躺於台上被鋪，近距離參與三位演員對患癌過程的敘述。

劇團邀請觀眾與作家西西「玩遊戲」，演出內容便以西西 1992 年出版的《哀悼乳房》為基礎，敘述作者患上乳癌的經歷。單看以上描述而從未看書的話，應會認為充滿矛盾，患病一事怎能拿來「玩」？翻開《哀》一書，發現確診的絕望、對身體有所缺失的自卑、治療的痛苦等等，都沒有出現。取而代之，西西以沉靜的筆觸，敘述生活的經歷與欣喜，彷彿患病一事只是命運開的一場玩笑。既然「參與」了這一場玩笑旅程，便盡情感受。因此書中常出現滿是童趣的聯想：

〈血滴子〉：「我給『滴盤』取了個名字，叫它做『血滴子』……身體轉動、走路的時候，血水在裡面晃盪，水少時叮叮咚咚，水多時潑潑潺潺，倒像個音樂盒子……我一面淋浴，它一面與我共舞……走廊上有個婦人來回不停地走，她也帶著個血滴子，卻把它托在手上，彷彿那是一個月餅。」

這不是一本充斥哀傷的書。一個會因為家中增添了浴缸，而與到來參觀的友人站在廁所內咧嘴對笑的人（參看〈浴室〉），不是一個悲觀的人。浪人的改編把一些與病情無關的內容隱去，使演出缺少故事性而集中在患病過程的回憶，不強調悲傷情感下，讓觀眾自行體會，產生聯想。

### 空間、圖像與文字運用

台上平躺至正式進行演出的時間頗長，令觀眾有充足的時間利用懸掛天花的巨型鏡面，觀察台上眾人的動靜與舞台設計。置身舞台之中，不單是把與演出者的距離拉近，同時亦更貼近，甚至更能體會作為患者的感受。觀眾被安排倆倆走進，由頭上戴著枝幹，語調關懷的趙鸞燕帶至所屬被鋪前躺下，有序地把舞台中央的溫玉茹包圍起來，然後，在溫和的探問後，派發毛公仔陪伴。我鬆開拉著被子的手，於被窩內調整舒適的姿勢，只見眾人神色緩和下來。然後便聽到黃雪燁利用經過電子處理的聲音，誦讀醫生的對話與患癌的種種原因，不少觀眾隨著飾患者的溫玉茹，在疏離與冷漠的陳述下不安扭動，感受聽取宣判的

痛苦。接著，便是一名躺於台側觀眾突然的暴起發難，有序整齊的被鋪被弄亂，舞台佈置成為身體的隱喻，突如其來的狂暴病情，令身體內部也隨之變得狼藉一片。

背景設計方面，舞台背景的中央畫了一個大大的「疔」，內部是兩個圓形，下方畫上城市高樓的剪影。隨著病情的披露，一側的圓形被塗上塊狀、疤痕至填滿、擦掉，以此喻人體的乳房。疾病的象徵與暗示同樣可見於溫玉茹的服裝設計上，白色連衣裙的右側大片地縫上黑色布料與血色線條，顏色對比強烈。聽罷醫生的陳述後，溫腳上其一的橙色襪子脫下了，襪子被捲成團狀置於跟前的小几，與同色橙子並列，溫以單手劑壓把橙剝開，呼應手術過後身體缺失及術後肩膀難以高舉發力的狀態。

除中央的「疔」外，背景兩側亦寫滿各個與疾病相關的文字，它們在黃雪燁逐一讀意思後被擦掉。這一批字大多晦澀難懂，也甚少接觸，但其實它們與我們身體密切相關，被擦去後，只會更清楚的出現在身體各個部位，留下永久痕跡。至於「疔」下的城市剪影，配合對白中對城市變遷的陳述，也令人聯想起疾病侵佔的或許不只身體。

### 這遊戲好玩嗎？

讀《哀悼乳房》時，西西通過不同敘述方法，設計了一場閱讀遊戲。她會與讀者直接對話，或給予閱讀提示，著你翻到指定章節；書中會有癌症病人的飲食提示、注意事項，也有她對螃蟹的有趣聯想；與癌症有關的數據、資料，以及她曾經對癌症一無所知時鬧的笑話；分享在治療過程間比較不同翻譯版本的細微差異等等。若你抱著了解癌症是甚麼的心態來打開此書，你絕對能得到相關資料，但與此同時，你也要先參與她為你安排的閱讀體驗。

浪人的改編版本把患者病中的體會立體呈現，作為參與觀眾在感受到患病的無奈與痛苦後，產生不了玩樂的心態，但以觀眾的身分走到台上，按演出內容作出反應，成為演出者。這過程本身卻是一次新鮮而獨特的體驗，所以「是的，好玩。」

**（觀看場次：15/7/2018，14:45，香港文化中心劇場）**

原文上載於：

<https://medium.com/%E7%81%AB%E8%8B%97%E6%96%87%E5%AD%B8%E5%B7%A5%E4%BD%9C%E5%AE%A4/%E5%BE%9E%E5%9C%96%E5%83%8F%E5%88%B0%E6%84%8F%E6%B6%B5%E7%9A%84%E6%84%9F%E5%8F%97%E5%8A%87%E5%A0%B4-%E8%88%87%E8%A5%BF%E8%A5%BF%E7%8E%A9%E9%81%8A%E6%88%B2-3b21776d6334>